

潮汕文庫

汕頭大學出版社

饒宗頤潮汕地方史論集

黃挺編



ISBN 7-81036-170-8



9 787810 361705 >

ISBN7-81036-170-8
K2· 定價:40.00 元

潮汕文庫

饒宗頤潮汕地方史論集

黃 挺 編

汕 頭 大 學 出 版 社

粵新登字 15 號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饒宗頤潮汕地方史論集 黃挺 主編

—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8

ISBN7-81036-170-8

I. 饒…

II. 黃…

III. 地方史—論文集—潮汕

IV. K2

汕頭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東省汕頭市汕頭大學內)

汕頭市新華印刷廠印制 新華書店經銷

1996年 第1版 1996年 8月 第1次印刷

開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19.5

字數：489千字 印數：0~2000冊

定價：40.00元

潮 汕 文 庫

總顧問: 吳南生

顧 問: 莊世平 饒宗頤 翁錦通 陳偉南 許世元
陳 偉 劉思仁 詹培忠 沈 野 李炯才
林 川 林維明 吳勤生 倪克屏 王逸之
蔡起賢

規劃委員會

主 任: 劉 峰

副主任: 陳喜臣 黃福永 陳德鴻 杜經國

委 員: 陳歷明 魏 芾

編輯委員會

主 任: 杜經國

副主任: 黃贊發 楊方笙 陳歷明 魏 芾

委 員: (按姓氏筆畫排列)

吳奎信 林倫倫 林淳鈞 趙春晨 郭馬風
黃 挺 黃綺文 蔡仰顏

主辦單位

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
汕頭大學潮汕文化研究中心

潮汕歷史文化研究、傳播基金會

永遠榮譽會長：謝慧如 陳偉南

榮譽會長：陳大河 鄭士彥 詹培忠

名譽會長：李景河 吳文寧 陳經緯 彭電武 詹偉山

名譽理事：許哲銘 郭國英 黃玉蓮 陳合春 王得毅

陳厚寶

會長：劉峰

副會長：吳勤生

理事：(按姓氏筆畫排列)

丁偉斌 馬友光 方木宏 方壯彬 劉幸福

孫振明 麥友直 杜培錚 李福光 沈冰虹

陳纖 陳作宏 陳武忠 羅煉 郭以寧

黃紹生 曾桂清 謝秋城 詹友生 蔡松濤

《潮汕文庫》序

吳南生

我常常回憶着 30 年前，同樣是“四廂花影怒於潮”的初春季節，在周恩來總理的親切關懷下，老舍、曹禺、陽翰笙先生等一行十幾人，專程來訪潮汕。潮汕的山山水水和那古老獨特的文化藝術，深深打動了客人們的心。在這裡，老舍先生寫下了滿懷深情的詩：

莫夸騎鶴下揚州，渴慕潮汕數十秋；

得句馳書傲子女，春宵聽曲在汕頭。

這時，我奉命來汕頭迎候他們。當老舍先生等將回歸北京的時候，一再握別叮嚀：要珍重潮汕的文化遺產，要好好發掘和整理呀！可是，時隔不久，一場“史無前例”的大災難鋪天蓋地而來，一切都無從說起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使國家的經濟從瀕于崩潰的邊緣走向興旺發達的大道。弘揚中華文化，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已成為舉國上下共同重視的課題。隨着汕頭經濟特區的建立，潮汕地區的經濟建設取得了有史以來所未有的繁榮發達。和全國一樣，如何繼承和發揚潮汕的優秀文化遺產，使之為社會主義的兩個文明建設服務，也引起海內外各方面的重視。1990年11月，中國歷史文獻學會第十一屆年會暨潮汕歷史文獻與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在汕頭大學召開。1991年9月，在法國巴黎召開

的第6屆國際潮團聯誼會，又議定着手籌建“國際潮人文化基金會”。與此同時，汕頭大學成立了“潮汕文化研究中心”，汕頭市也成立了“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這兩個專門機構，密切配合，組織協調有關的研究工作。最近，他們商定了學術研究規劃，決定出版《潮汕文庫》，準備在今後若干年內陸續整理出版一批叢書，包括《潮汕歷史文獻叢編》、《潮汕歷史文化研究》等10個項目，每個項目又分出若干細目和專題。這是一項浩大的工程，是一件很有意義、很有遠見的工作。

潮汕地區的文化，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古代文化特別是兩宋以後的文化，內容十分豐富。它是浩瀚的中華文化中一支富有特色的細流。自唐、宋開始，潮州的瓷器就遠銷海外。隨着歲月的遷移，潮州與海外交往也愈來愈加密切。潮人對開拓海上絲綢之路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明末清初之後，大量的潮人移居東南亞。近幾十年來，又散布到世界各地。數逾千萬的海外潮人，與當地人民和睦相處，把中華文化傳播到五洲四海，又不斷地把海外的先進文化，對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增強與世界各國人民的友誼和文化交流，對推動潮汕地區的兩個文明建設，提高人民群眾的思想和文化素質，都具有深遠的意義。

在“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時，大家議定，研究潮汕歷史文化，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嚴謹治學，使研究工作取得踏實、豐碩的成果，首先應該做好歷史資料的收集、整理、考證和出版工作。現在準備出版的《潮汕文庫》，就是按這一要求邁出的第一步。

潮汕的歷史文物、文獻完整保存下來的雖然不多，不免會給研究工作造成一定的困難，但是從總體上看，數量還是不少的，這些已經流傳下來的文物、文獻，有待我們去整理研究。埋藏在地下的還可能陸續出土；地方上熟悉掌故的老人們的口碑也相當豐富；散布在民間和海外的文物、資料和古籍也有一定的數量，只要各方重視，抓緊發掘，一定會有可觀的收獲。

有一個很能說明上述觀點的事例：1956年初，梅蘭芳先生和歐陽予倩先生率領藝術團到日本訪問，日本友人贈送給兩份明代戲曲刻本的攝影本，不知是哪一種劇種了。當梅先生等全團經香港回到廣州時，剛好潮劇團正在這裡演出《荔鏡記》。梅先生等觀看演出後，一查對才知道兩刻本都是潮劇的古本。這兩份刻本，一是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的《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詩詞北曲勾欄荔鏡記戲文全集》（附刻《顏臣》）現藏于日本天理大學；後又發現，同一刊本的又一印本現藏于英國牛津大學。二是萬曆刻本《重補摘錦潮調金花女大全》（附刻《蘇六娘》）。此件無刊刻年份，可能是萬曆初年刊本，現藏于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在這之後又8年，即1964年，再發現有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潮劇刻本，卷一首題“潮州東月李氏編集”的《新刻增補全像鄉談荔枝記》，現藏于奧地利維也納國家圖書館。更引起國內外學術矚目的是：1958年在揭陽縣明代墓葬中出土發現的嘉靖年間戲曲手抄本《蔡伯皆》（即《琵琶記》），戲文中夾雜潮州方言，現藏于廣東省博物館。1975年12月又在潮安縣的明初墓葬中出土了宣德年間手寫本《劉希必金釵記》，文中先後寫明書寫時間是“宣德六年六月十九日”和“宣德七年六月”即（公元1431年、1432年）。這是我國目前所見最早的戲文寫本，現藏于潮州市博物館，這些都是稀世之寶。上面這些事例，充分說明了潮汕文化有豐富的遺產，也說明了還有一定數量的寶貴文物、文獻，或者埋藏在地下，或者散藏在海內外，有待我們去發現。這方面，有大量的工作正在等待我們和後人去做。

顯然，《潮汕文庫》的出版，對於喚起海內外人士重視發掘搜集潮汕文物、文獻的熱情，對於系統地積累潮汕歷史文化資料，順利地開展有關的研究工作，都將起着積極的作用。我想，這也是編輯、出版《潮汕文庫》的目的。

主辦這項工作的同志們要我為《潮汕文庫》寫篇序言。我在歷

史文化研究工作的面前，只是一個渴望學習的小學生，說不出什麼。但往事歷歷如在目前，老舍先生和歷代衆多的名賢學者們的期望，今天終於能夠開始實現，從心底感到高興，因而樂于借這個機會，祝願《潮汕文庫》早日問世，祝願研究潮汕歷史文化的工作順利進展，盡快取得豐碩的成果。

1992年2月15日于廣州

饒宗頤教授與“潮州學”(代序)

郭偉川

選堂先生是蜚聲國際的漢學大師，在學術和藝術上具有多方面的輝煌成就，然其自昔至今始終十分關心家鄉潮汕，對於鄉邦文獻之學和歷史文化藝術，傾注了不少心血，作出了極大貢獻。今年12月將于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國際潮州學研討會”，也是經選堂先生首為之倡和積極推動，在香港潮州商會的大力支持下，中大和有關各方進行精心策劃和籌備，其使“潮州學”逐漸成為國際學術界關注的課題，並將受到深入研究而發揚光大，是必然可期的。

潮州歷史文化之成為“學”，當有其根源和特色，這是經二千餘年來的醞釀、積漸而逐步形成的，其中包含歷代先賢的辛勤勞動。而在地方文獻和學術文化的探究上，以近世而論，選堂先生堪稱是一個傑出的代表人物，其學術成就和貢獻，至今尚無出其右者。

選堂先生對潮州地方史志在文獻方面的重要貢獻，主要有如下若干方面：

一、於30年代後期，繼承其先君饒鈺老先生未竟之志，補輯校注《潮州藝文志》，使其得以成為完帙并刊行問世。此書乃潮州有史以來在藝文方面首次進行系統的著作實錄，網羅古今，博采衆家，遍錄自唐趙德《昌黎文錄》迄本世紀40年代可考之潮籍名家著述創作，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收集書目千餘種，并附作者簡介，選堂先生且加精警之評論。所以，這部發端于饒鈺老先生、而

完成于選堂先生之手的《潮州藝文志》，其內容實際包羅了潮州千餘年來的文學、哲學、史學、詩詞、文學評論等著作，成為後人探究潮州文化學術史之重要文獻。而《潮州志》之包含有《藝文志》，至此在體例上始稱完備，此也為饒志超邁前修之處。

二、1936年前後，選堂先生考證潮州湘子橋史料，為撰《廣濟橋志》，刊于中山大學文科研究所語言文學專刊上。橋之有志，在潮州是史所未有的事。期間先生并撰《韓山志》，惜稿已佚。序例見《固庵文錄》。

三、1937年至1938年之交，選堂先生在國立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纂修省志，期間撰成《潮州叢著》一書，自序中云：“予少耽叢殘，志存鄉獻。平居訪舊，時有嘉獲。前歲冬與纂省志，窺覽所錄，苴綴彌多。雖復窺寫成篇，而詮弟猶未。今春簡暇，稍事整比，先取數篇，刊為一帙”。及後，此書被中山大學羅香林教授列為廣州市立中山圖書館叢書之三，由是以一州之鄉獻遂得弘揚于省垣。

四、1938年10月，廣州淪陷，選堂先生暫返故鄉潮汕，期間曾對古代潮汕土著畬民進行深入研究。翌年，先生被中山大學聘為研究院研究員，時該校已遷往雲南澂江，遂取道鯊魚涌至香港擬轉赴滇，但途中因深入畬族地區作調查研究，竟染上惡性瘧疾，大病經月，遂罷入滇之計，在港居停。然而先生這一時期對潮汕畬族之研究，却對粵東先民的源流問題，作了導夫先路的探索。及後，選堂先生于1961年用英文發表《韓江流域之畬民》(The shē Settlements in the Han River Basin, Kwangtung)一文，載于香港大學金禧紀念刊上，後收入《選堂集林·史林》下卷。

五、抗戰勝利後，選堂先生於1946年由桂返穗垣，應聘為廣東文理學院教授。年中，即由穗返潮汕主持潮州修志館，肩負總纂重職。并兼任南華大學文史系主任。至1947年被廣東省政府聘為廣東省文獻委員會委員，故經常往返于汕穗之間。期間先生曾東走臺灣，調查潮人旅臺資料。1948年復親往潮屬揭陽縣黃岐山

虎頭嶺勘查出土的新石器時代遺物，并親涉興寧之水口，普寧之大壩後山、鐵山、大棚山、苦腸腹、洪山，揭陽之五經富，豐順之湯坑、潮安之登塘以及饒平之黃岡等地，勘察史前遺址，研究出土文物，比勘自1941年以來韓江流域各地新石器時代遺存。初稿撰成後，選堂先生曾專為此赴臺與東友臺灣大學人類學教授金關丈夫、國分直一兩教授切磋，付印前，葉恭綽先生及華西大學鄭德坤教授又為校閱，可見選堂先生對此文是抱着何等重視及謹慎的態度。1950年，《韓江流域史前遺址及其文化》一書終於出版，它不僅是第一篇本地區之新石器考古紀錄，在該時期，也是廣東省首本考古方面的專書，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六、1947年，由選堂先生總纂的民國《潮州志》終告出版。此志以舊府屬為範圍，但應用新體例、新內容和新形式，用科學的方法分門別類，有關地質、氣候、地理、水文諸志，均延聘自然科學家撰稿。而撰寫方法也多所變通，特別是對史料的擷取取舍，各專志之編排次序，均極具匠心，“若大事志者，則採提綱旁注之法。戶口、交通志，均侈列圖表，頗異前規”（見饒志序言）。凡此種種，顯示選堂先生能夠跟隨時代的步伐，為方志開創新體例，增添新內容，使志書不僅發揮鄉邦文獻之功能，而且起到濟世利民的實際作用。而事實也證明，此志書出版後，對地方之人文和建設諸方面，裨益甚多。“潮州志”至選堂先生之手，可謂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七、1965年，選堂先生將未曾寓目之元《三陽志》（載《永樂大典》）、明嘉靖郭春震志，連同順治吳穎志及先生自己所編之民國潮州志，都為一集，名曰《潮州志匯編》。先生于序言中，述其端緒云：“方志地方史也，亦國史之要刪也。……良以桑梓之邦，耳目睹記，以參為驗，于所接最親切者盡心焉，庶乎着手之非難，而持論斯較可信。余自三十以前，頗留心地志之學，既于中山大學參預粵志之修纂，復于新修潮志，忝董其役。……向者囿于見聞，即古潮志之三陽圖志，暨嘉靖間郭春震所修志，深以未獲寓目為憾。去歲讀書

南港，始於插架見郭志殘本。嗣如東京，悉內閣文庫皮有完帙，友人日比野夫教授複影見示。因取嘉靖志合順治志，益以永樂大典所收三陽志，及余所纂民國志稿，匯成一帙，用備省覽”。全書長達1270多頁，香港龍門書店1965年版。此書合元明清及民國諸志，可謂為古今潮志之集大成者，允稱中國方志史上之創體。而其內容涵蓋所及，舉凡歷史沿革、大事記載、地理、交通、氣候、水文、地質、農工漁獵、志異叢談等，共有15個專志之多。是書對於潮州之人文歷史及風土民俗，燦然賅備，允稱是潮州文獻史上前無古人的巨大貢獻，彌足珍貴。後來香港大學授予選堂教授博士學位，其中一個原因，也是在於表彰其纂修《潮州志》之功績。

八、選堂先生為表彰潮州先賢之令德節概，先後為明代揭陽二志士薛中離、郭之奇撰寫年譜，每譜皆五萬餘字之多。另撰潮州先賢像傳30篇，使鄉邦之歷史資料與文化精神透過這些鄉賢的行狀功德而得到發揚光大。

九、選堂先生對潮州韓學研究之推動，不遺余力。1986年11月30日，由其倡議，汕頭大學、韓山師專和潮州韓愈研究會聯合主辦的我國第一次“國際韓愈學術討論會”在汕頭市召開，來自美、法、日、新加坡、香港和國內各地的專家學者70多人參加了這一盛會。選堂先生作為首位主講人，在討論會上作了《宋代潮州之韓學》講演，受到與會者高度之重視。及後先生又發表力作《宋代蒞潮官師與蜀學及閩學——韓公在潮州受高度崇敬之原因》。拙編《國際潮訊》在轉載此文時，因其重要性而特加編者按：“韓愈治潮八月，辦鄉校，驅鱷魚，固有功于潮者。然其名位迄宋始顯揚，至是江山姓韓，廟祀香火不絕，令譽之隆，並世無二，潮人其何厚于韓愈耶？——饒老此文，鈎既沉之史料，抉發幽微，指出此乃由于‘兩宋蒞潮官吏，蜀士與閩人，對昌黎崇奉最力，且挾蜀閩之韓集，傳入于潮。……而韓公在潮州之地位，亦日益提高’。另者，‘此輩名宦，既倡導為韓公建祠締構以表景慕，倡導者繼而復為後人所尊崇，且

得與韓公配享，入祀于名宦祠之列’，實質上揚韓亦在于揚己，故倡導者不遺餘力；而‘韓學與理學相得益彰’，更使韓公在潮地位日隆。——其見解之精闢，為前人所未闡發者。而文中人物與史料俱在，尤具說服力，因此是關心鄉邦文化和治韓集者不可不讀的一篇重要文獻”。“韓學”研究而今之成為潮流，先生之首倡與推動，實在功不可沒。

十、1993年，選堂先生赴澳門參加“中西方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選堂先生在會上宣讀論文〈柘林在中外海交中上的地位〉。先生為撰此文，將於1993年年初專程赴潮屬饒平縣考察，柘林為饒平出海口，先生為弘揚潮汕歷史文化，不顧辛勞，風塵僕僕，實在令人仰佩。

以上所舉，皆犖犖大者。其他如〈華南史前遺存與殷墟文化〉，其中引用揭陽、普寧等地之出土文化，與安陽小屯發見之殷代遺存相聯系，而推論殷商文化向南傳播。〈潮瓷說略〉一文，乃選堂先生50年代初所作，日本著名學者小山富士夫十分推崇，特由長谷部樂爾譯成日文，刊于日本陶瓷協會機關刊物〈陶說〉雜誌上。潮州宋瓷之得以弘揚日本，乃得力于此文之推介。〈潮劇溯源〉、〈鈔本劉龍圖戲文跋〉和〈南戲劇神咒哩囉哩問題〉諸篇，則可窺見先生對潮劇源流及其演進之研究的深厚功力。尤其〈〈明本潮州戲文五種〉說略〉，可謂為潮劇理論研究的權威之作。此文從元明戲曲史的角度，考證了潮劇與南戲的關係。先生旁徵博引，論證了劇本的語言、聲調、節拍乃至戲文的唱法，無不為知者之言，十分令人傾服，且屢為國內外所徵引。而〈明本潮州戲文五種〉之出版，也是先生敦請香港潮州商會和香港潮州會館捐巨資贊助廣東人民出版社刊印的。先生對潮州戲劇史所作出的貢獻，十分巨大。至于對潮汕先民之探討，先生也用功甚早。其〈說瑯〉和〈畚瑤關係新證〉等篇，則為粵東先民之研究，提供不少翔實之論證，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價值。

選堂先生論潮專著及文章，可說自成系統，而且在客觀上，也是“潮州學”重要的組成部分。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對潮汕歷史文化之弘揚，不僅形諸文字，而且在重要的全國性和國際性會議上，更多次發出呼吁，對鄉邦文化研究之宣揚，不遺餘力。

1989年11月18日，第五屆國際潮團聯誼年會在澳門舉行，大會特敦請選堂先生作專題講座：“潮人文化的傳統和發揚”。先生除在會上精闢地闡述潮州歷史文化的源流和演變之外，並特別呼籲國際潮團在聯誼之外，“應該做出一些有建設性的行動，例如設置某種有計劃有意義的學術性基金和獎金，來鼓勵人們去尋求新的知識；……發展某些學術研究，這樣才能使潮人傳統文化有更加燦爛的成果”。^①他的講演受到與會者的重視與關注。

1990年11月15日至19日“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第十一屆年會暨潮汕歷史文獻與文化學術討論會”在汕頭大學舉行，選堂先生專程從香港前往參加，受到與會學者的熱烈歡迎，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會長、北京師範大學劉乃和教授在大會上特別指出：“這次會議，有海內外著名學者饒宗頤老專家、老學者參加。饒老研究的方面廣：古代史、敦煌學、方志學、目錄學等等，我也數不清了。尤其是自青年時期就鑽研潮汕文化寫出多種撰著，可以說是著作等身，我們非常佩服。饒老的蒞會，為會議增添了光彩，提高了質量。我們謹向饒老致意，表示我們崇敬心情”^②。

選堂先生在大會發言中指出：“從潮州文化歷史的角度來說，像此次集全國各地許多專家學者于一堂，以潮州歷史文獻與文化學術作為專題進行討論，從而將潮州歷史文獻與文化學術的研究提升至全國性的層次，這可說是潮州歷史文化上的空前盛事”。他并着重指出：“有關潮汕歷史文獻和文化學術問題，海外與內地一樣，都要進行研究”^③。由于其淵深的學養和豐富的閱歷，選堂先生看問題，往往能從全國性和世界性的角度加以比較和評論。他的許多見解所以不同凡響，顯然也緣于此。這是因為站得高，看得

遠。對於潮汕歷史文化的地位問題，他往往也是從比較廣闊的層面去加以審視的。而他對如何在海外弘揚鄉邦文化，一直予以極大的關注。

1991年9月2日，第六屆國際潮團聯誼年會在巴黎隆重舉行，來自香港、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澳門、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菲律賓、印尼、比利時、荷蘭、瑞士、丹麥、德國、英國、法國和中國等國家和地區的32個潮人代表團和祝賀團，1000多位代表參加了此次盛會，會議場地設在曾舉行七國經濟高峰會議的巴黎拉德坊大會堂，法國政府內閣部長出席會議並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對國際潮團聯誼年會的宗旨和表現出來的凝聚力，贊賞備至。選堂先生應邀在大會上發表了發人深省的演說，他一開始就指出：“第六屆國際潮團聯誼年會在巴黎召開，這是海外潮人國際大團結的一件盛事。此次年會首次跨出亞洲，邁向歐洲，是前所未有的創舉，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它為中國華僑史寫下了新的一頁，也為亞歐文化的交流，作出了有益的貢獻”。他在講話中贊揚了法國潮州鄉親在短短數年之間，事業拓展十分迅速，使潮人善于經營的美譽，在巴黎被傳為佳話。同時指出，整體而論，海外潮人的經濟實力十分強大，這是有口皆碑，十分了不起的事。選堂先生最後仍然向大會發出了十分懇切和重要的呼吁：“不久前我在香港與楊振寧博士談及如何以財力去開發智力的問題。我們都認為，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因為財力與智力的結合，將會產生無窮無盡的力量。我們海外潮人創業有成，財力雄厚，如果能重視智力的開發，以財力去培養智力，那麼對鄉邦民族將會作出更大的貢獻。記得在澳門召開的第五屆國際潮團聯誼年會上，我曾提出成立‘中華潮州文化研究基金’的問題，已經引起我潮有識之士的重視和響應。……如果這一基金能夠真正成立，其對潮州文化的推動和貢獻，將是無可限量的。我在這裡再次呼籲大家鼎力支持，共襄盛舉，使潮汕文化能夠借助各位的力量，更加發揚光大”^④。選堂先生的講話